



夏衍选集

下

# 夏衍选集

下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

一九六一年在北京

南院，京師趙水軍及法在強滿國中女子由吳保特……  
工水因時時，舉實實得由空身舉舉一舉身舉舉千分舉一  
具舉必演展愛汽共丁以空，而天丁由中舉舉舉于舉舉中舉  
人个個舉丁可舉舉人个个舉，將舉舉出舉舉舉舉舉舉舉舉  
通人舉舉不舉舉舉不舉，一舉舉，一舉舉，一舉舉，一舉舉  
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  
舉王立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舉

## 考 驗

舉公的舉白書全的舉例舉之長舉央中舉日舉及氣舉國中——

……特别是由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，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，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，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，夸大个人的作用，强调个人的威信，自以为天下第一，只能听人奉承赞扬，不能受人批评监督，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，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。

——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

## 人 物

丁 缙——新华电机制造厂厂长。

郑裕青——丁缙的妻子。

丁 淞——丁缙的女儿。

杨仲安——新华电机制造厂副厂长。

薛为德——车间主任。

徐达民——车间副主任。

钱沛之——总工程师。

俞嘉华——女秘书。

王 蕙——杨仲安的妻子。

方 克——工厂党委书记。

马小宝——生产小组长。

何复清——车间副主任。

朱 帆——职员。

公务员。

## 时 间

一九五三年。

## 地 点

某一个工业城市。

## 第一幕

〔一九五三年，早春三月，一个星期日的傍晚。

〔丁纬的宿舍。两间一组的公寓式房子。舞台是作为会客室兼书房的一大间，正中后面，是一排窗子，窗前面是写字台。一张旧式沙发，右边是书架、茶几等简单的陈设。左边靠墙是一张小书桌，这是丁纬的女儿丁淞读书温课的地方。前方是小圆桌、椅子等等。

〔幕启时舞台虚空，夕阳透过窗帷，斜射在书桌上。

〔丁淞的清脆的歌声、脚步声。

火车在飞奔，  
车轮在歌唱，  
装载着木材和食粮，  
运来了地下的矿藏。

〔她拿着一束盛开的桃花进来，继续唱：

多装快跑，快跑多装，  
把原料送到工厂，  
把机器带给农庄。

〔把桃花插在花瓶里，丁纬跟着进来，把夹在臂上的上衣放在椅背上。

〔丁淞十五岁，白衬衫上罩着一件淡绿色毛线衣，藏青

色的裙子，两条短辫子，健康爽朗。

〔丁纬四十开外，中等身材，浓眉大眼，新理过发，但是两颊的须根已现青色。〕

〔丁淞歌声：〕

烟囱象森林，

钢水在沸腾，

新记录不断地出现，

找窍门要开动脑筋。……

丁 纬 （坐下来，抽了一支烟，打断她）妈妈呢？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。

丁 淞 陪小弟回托儿所去了。（从带回来的小网袋中，取出用玻璃瓶子装着的昆虫，和搜集来的植物标本）

〔年轻的公务员推门进来，拿来一张字条，丁淞就近接过来。〕

公务员 刚才李部长来过，留下一个条子。（下）

〔丁淞抢着把一个摺成L字型的纸条接过来，打开。〕

丁 淞 我念给你听，这又不是密件。（推他坐下，靠在旁边念）“丁纬同志：顺道来看你，你们全家都去逛公园了。礼拜天，难得的好天气。我来是为了告诉你一件事，你的请求，批准了，同意你去搞工厂。市委的正式通知已经发出。要是干训班结束得快，希望你下礼拜内就来报到。”

〔丁纬抢过来看，显有兴奋之色。〕

丁 纬 （自语似地）搞工厂。

丁 淞 你搞工厂？

丁 纬 （望着她，想了一下）笑什么？笑我搞不来？



〔丁淞回到自己的桌子面前，去整理她的标本去了。〕

丁 伟 (自语) 好快，批准啦。

丁 淞 (对父亲抱怨似的) 我叫你用网套，你偏要用手，瞧，这么大的一个花蝴蝶，都让你把翅膀给弄碎了。

丁 伟 你用网子套，跑得满头大汗，一个也捉不到，我用手，一下就捉到了。(望着她) 一样的蝴蝶，要这么多干吗？

丁 淞 一样？才不一样呐。这是粉蝶，后面的翅膀是圆的；这个的后翅膀有两条拖脚，叫凤蝶。(撒娇似地反问) 一样？

丁 伟 哦，还有这么些道理？

丁 淞 道理多得很呐。

〔丁伟见她一心不乱地整理标本，回身坐到自己写字台前面，取出一本书来看。〕

〔一分钟。丁淞大约觉得饿了，跑到后面去，取了一叠饼干出来，递几块给她爸爸。〕

丁 伟 才捉过虫子的手，不卫生。

〔丁淞憨笑，用小手巾揩手。〕

丁 伟 淞淞。

丁 淞 唔。

丁 伟 把你的代数练习本儿，给我看一看。

丁 淞 (笑) 哈，习题做不出，对吗？

丁 伟 谁说，十二个习题，昨天晚上全做了。

丁 淞 那，要我的练习本儿干什么？

丁 伟 对一下嘛。

丁 淞 骗我，二次方程式，顶容易，只要把求出来的 X 数目字代进去，对就对，不对就不对。(顽皮地) 我知道，X 求不出来，对吗？好，你再试试，晚上教你。

丁 缙 (苦笑)你真坏。

丁 淞 (想起了似的)爸,你学数学干吗呀,妈在笑你,她说,“八十岁学吹打,老来忙。”

丁 缙 这,你就知道了,数学,是学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。你也得好好的学,不管你自己想当一个生物学家也好,或者你妈妈想你当一个歌唱家也好,数学是一切科学技术的顶重要的助手,它帮你整理知识,整理思想。懂吗?小时候不打好基础……

丁 淞 可是,(撒娇地撅起了嘴)我学不好,这次考试……

丁 缙 (逗她)不及格,是不是?

丁 淞 谁说,我,四分。

丁 缙 下次得拿五分,用功一点。

丁 淞 好。要是……

(楼下有人高声谈话。)

丁 缙 妈回来了。

丁 淞 跟谁在讲话?(开门出去)

(郑裕青陪着杨仲安上来。郑裕青,三十开外,中等身材,有点胖。穿灰色干部服。杨仲安四十不到,胆汁型,正在开始发胖,容易激动,习惯于用高嗓子讲话。)

郑裕青 (推门进来)老丁,你猜是谁来了。

丁 缙 (完全出乎意外,眼睛一亮,迎上去,紧紧地握手)啊,老杨!

杨仲安 (热情地两手抓住丁缙的肩膀,看了又看)你简直没有变,可是……

丁 缙 你胖了。

杨仲安 一百四十五磅,正好。你一点也没有变,老样子,可是,

裕青同志，你发福了。（对丁纬）刚才在门口碰上，要不是她先招呼我，我就不敢……

郑裕青 老了，这么多年……

丁 纬 别说她胖。最近看了几次话剧，她还打算归队，去演戏咧。

郑裕青 听他瞎说，（对丁淞）叫杨伯伯，怎么，不认识了？

杨仲安 淞淞？（抚着她的头）啊，日子真快，已经是大姑娘了，记不记得？我抱过你……哈哈……

〔丁淞有点怕羞，一时记不起来。〕

杨仲安 （脱熟地拉一把椅子坐下）你们一直在这儿？

丁 纬 不，南下的时候到过一下，待了一个月，后来在革大工作，整整两年半。去年才调过来，还是搞教育，在干部训练班。

杨仲安 真是“隔行如隔山”，同在一个地方，一直没有见面。

丁 纬 你，南下之后就在……

杨仲安 对，接管之后在厂里当军代表，后来是副厂长。

丁 纬 （高兴）怎么，你也在搞工厂？

杨仲安 不象吗？

丁 纬 象，象得很，老朋友又在一块了，真好。

郑裕青 你们谈谈，我去泡茶。（下）

杨仲安 知道你在这儿，昨天就想来，凑巧今天是礼拜。老丁，你哪一天到差？

丁 纬 什么？

杨仲安 你不知道？装傻。

丁 纬 不，不，你说的是……

杨仲安 任命已经下了，你来当咱们厂的厂长，咱们又在一起。

（由衷地高兴）你来了，我就放心了。

丁 纬 什么，这是真话？

（郑裕青上，斟了茶。）

杨仲安 我不象你，不爱开玩笑。（向郑裕青）他，爱开玩笑的脾气，还没有改？

郑裕青 老了，脾气难改啦。（笑）三反的时候，还有人提了他的意见，说在干部学校工作，态度不庄重、不严肃。在家里，跟小孩也开玩笑，装怪样子。（边说边下）

杨仲安 这不坏啊，革命的乐天派。

丁 纬 老杨，言归正传，你说的厂……

杨仲安 新华电机制造厂，造发电机、马达、变压器……

丁 纬 哦，生产情况怎么样？

杨仲安 你放心，有我。上个月就听说市委要派一个厂长来，心里要要歪里嘀咕了好久。你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，怕不了解，合不来。昨天接到通知，原来是你！哈，好极了，老战友，老同志，再好没有，厂里的事，你放心，我摸了三年，差那啥个不离了，已经有了底儿。

丁 纬 跟你在一起，当然再好没有，可是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没有精神准备，你说说，让我知道一点……

杨仲安 急什么，过一两天，我把详细情形向你报告，再叫各部门负责人来向你汇报。

丁 纬 不，现在就随便谈谈，你知道我的急性子。

杨仲安 对，不弄清楚，晚上睡不着，是不是？从哪儿谈起呐。

丁 纬 （从桌上找出刚才李部长留下的字条给他看）你瞧，就在你来的前五分钟，我才知道这个决定。正式通知还没有收到，也许送到学校去了，李部长的条子上只有三

个字，搞工厂。（停一下）搞工厂，连什么厂也不知道，你说的那个厂，规模多大？

杨仲安 说大嘛，当然比不上五年计划的新建厂，说小嘛，可也有一千多工人。不过，这是一个重点厂，市委直接在抓。

丁 纬 生产情况……

杨仲安 现在可好啦。接管下来的是一个烂厂，一塌糊涂，好容易，搞了几次大运动，三反、民主改革、生产改革，这才变了样。老丁，你看看，这三年，我的头发白了多少？

丁 纬 真不易！老杨，你从哪儿学会了这一套！（亲热地在杨仲安肩上重重地一拍）

杨仲安 （得意地笑）承老同志夸几句，白了头发，也甘心了。你知道，人家可不这样看，现在办事不容易，上面要检查，下面有意见，好了还要好，完成了生产任务，还要要求什么按节奏生产。工厂，可不比部队，凡事都得民主。凭良心，我这个人，不算不民主吧，可是这次党代表会议，意见就提了一大堆。老丁，你下去，得有个精神准备。（纵声大笑起来）

丁 纬 批评，提意见，这哪儿都一样，应该有……

（郑裕青端了一盘饼干出来，又斟了茶。）

郑裕青 什么东西也没有，吃一点吧。仲安同志，小王怎么样，身体好吗？

杨仲安 小王？噢，现在可不是小王了，老了，五个孩子的妈妈……

丁 纬 五个孩子？

杨仲安 三男两女，到这儿三年，添了四个。

郑裕青 三年添了四个？

杨仲安 五二年正月一个，老四，男的；同一年的十二月又一个，老五，女的。

郑裕青 她在哪儿工作？

杨仲安 就在厂里，还是老本行，在本厂的工会里当文教委员。孩子多了，事情办不好，我说算了吧，还是好好的管管孩子吧，她偏不肯。

丁 纬 三年添了四个，你真了不起！

杨仲安 (苦笑)要是厂里的生产，也象这个一样，节节高，一年增加这么百分之二百，那才好啦。

[郑裕青下。

丁 纬 你不是说，厂里的生产很不错？完成了任务……

杨仲安 按理说，应该说不错。机器就是那些老机器，人，就是那批老人马，可是生产量，一年年在增高，要是别的厂，应该说什么问题也不会有，偏偏这是一个电机厂。

丁 纬 (什么都感到新鲜)为什么？

杨仲安 在五年计划的第一年，电气机器的生产是一个重点。(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本子来，边翻边说)在各种生产品中，今年比去年要增加的比例，电机这一门顶大。发电机要增加百分之一百十九，电动机——就是马达，要增加百分之四十一。在十八种主要生产品中，这两项增加得顶大。

丁 纬 唔，真不简单。

杨仲安 任务重，且不说它，困难的问题，是干部。老丁，市委派你来当厂长，表示对这个厂的重视。我算了算，三年多来，除出接管的班子以外，没有派过干部，跟我一起来

的五个人，调的调了，垮的垮了。

丁 缙 垮了？

杨仲安 可不是，垮了两个，一个你也许还记得，在鲁东跟你一起工作过的小姜，“三反”的时候，整垮了。

丁 缙 唔，我好象听人说过。（停了一下）可是，三年来不是添了一大批新的骨干？

杨仲安 （摇摇头）刚从学校出来的，不顶事。

〔天色渐暗，丁缙想起什么似地，往后间望了一眼。〕

丁 缙 青！（没有反应。回头来对丁淞）叫妈妈来一下。

杨仲安 唔，还是老规矩，“青”！

丁 缙 还有什么新规矩，叫郑裕青同志，象在办公事；叫淞淞的妈，太封建；叫爱人嘛，年纪大了，叫不出口。

〔郑裕青上来，丁缙和她耳语了一下。〕

丁 缙 老杨，难得在一块儿，在这儿便饭吧，喝几杯叙叙旧，裕青知道你爱吃什么。晚上喝两杯的习惯，没有改吧。

杨仲安 不，不，今天可不行，我还有点事儿。

郑裕青 别客气，又没有……

杨仲安 跟你们还客气，真的，还有一个会，（看了看表）时间差不多了。

丁 缙 礼拜天也开会？

杨仲安 嘿，老丁，这一点，你也得有个精神准备，一搞工厂，就不象教书那样有什么礼拜不礼拜了。

丁 缙 老杨，我看你还是老脾气，什么事情都是一把抓，自己劳碌，也不让人家休息。不吃饭也可以，时间还早，再坐一会儿。

杨仲安 （看表）不行，时间到了，忙嘛，有什么办法。改一天，我

请。

丁 纬 (站起来)真的有事,那不勉强,改天,带小王,跟你的老四老五一块儿来,好吗?说,哪一天?

杨仲安 这,可说不定,反正,来日方长,哈哈……再见。

郑裕青 不再谈谈,真是……(对丁淞)跟杨伯伯握手,说再见。

丁 淞 再见。

〔丁纬、郑裕青送杨仲安出去。〕

〔郑裕青从门外回来。〕

丁 淞 谁呀?

郑裕青 你还想不起来?

丁 淞 (摇头)

郑裕青 爸爸老讲起的杨仲安,你爸爸的顶好的朋友,皖南事变那一年,背了你爸爸突围的。

丁 淞 是他?

郑裕青 可不是。(下)

丁 淞 (很快地跑到窗口,俯望)杨伯伯,再见。

〔丁纬回来,郑裕青从后房出来。〕

郑裕青 淞淞,你又拿了我的鸡子儿?

丁 淞 (伸出两个手指)两个。

郑裕青 拿出来,好好的鸡子儿……

丁 淞 已经孵了两天了,在少年宫,电气孵蛋,过几天给你小鸡。(走到写字台前面,翻书,开了台灯)

〔丁纬有点激动,在室内走了一转,望着郑裕青。〕

丁 纬 事情来得太快,也真巧。

郑裕青 巧?

丁 纬 我说的是我跟老杨的关系。念初中,前后同学;参加革



命之后，我当报社社长，他当经理；我当指导员，他是我的副手；现在，又在一个厂里……

郑裕青（含有深意的一笑）可是，你得当心他那火爆的性子，你们俩呀，见了面，好象亲兄弟，一抬杠，谁也不肯饶一句……

〔丁纬笑。

郑裕青（温婉地）几年不见，大家都变了，你得把老习惯改一改，人家已经当了三年厂长，你初去。

丁 纬（点头）你讲得对。

丁 淞（忽然大声地）爸。（回过身来）

郑裕青 什么事呀，吓了我一跳。

丁 淞 求出来了，X等于二分之一，你来看。

〔郑裕青下场。

〔丁纬跑过去，父女二人热心地看着课本。

〔天色渐暗。

### ——幕徐徐落